

兩個台灣藝術家的「潮騷」：藝真至美



■蔡振源作品《無弦》

于湧居滇18年，找到了真愛——古物舊器與納西太太。他起初來雲南是為台灣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李霖燦先生送信到麗江，尋找幫助過他的雲南朋友。多次往來後居停麗江，先後開設了雲南第一個私立博物館——徐悲鴻夫人廖靜文題名的「麗江民俗舊器私立博物館」，後又為生計開了「綠雪齋」8號餐館，之後又開辦了麗江雅集藝術創作工坊，到2014年移址昆明，開辦了「綠雪齋藝術館」。上山撿柴、下水摸石，與舊器為伍、同古物對話，于湧陸續創作了百多件古木雅石殘陶裝置作品。他沒有為日常生計賣掉過一件作品，長髮飄逸的浪形之下小心保持着一顆藝術的童心。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李德利教授評價他的作品「化頑石為神奇」，加拿大西安大略皇家藝術學院朱軍山稱讚他「應用巧思造就了一個個妙趣橫生的藝術品」。

台灣「大男孩」蔡振源在廣告界打拚多年，喜歡說「生命太珍貴，不能讓生活留下遺憾」。為兌現「與小孩一起成長」的諾言，辭職跟小孩陪讀了6年。小孩說「學校的菜不好吃」，他樂顛顛地外出買肉，把小孩催成了一米八五的個子。太太看不下去了，說「蔡振源你走吧，不要留下遺憾」。周遊世界，蔡振源在雲南踩了剎車，常居已是第四年。「明天永遠有下一站，一個能讓人停留的地方是好朋友，雲南有多爽我知道。過去整整兩年沒有畫畫，第三年



■蔡振源的雲南印象作品對具象與抽象的處理恰到好处。

開畫了，辦了四次展覽。為什麼？許多人對我的朋友說，你們被台灣人騙了，他不是什麼畫家。我要為朋友洗刷不白之冤，畫了一批。」蔡振源在雲南舉辦了四次展覽，他的水彩畫創作打破傳統技法，以獨特的審美視角表現內心情感，在水彩畫傳統技法上融入國畫寫意意境，巧妙處理光線、透視、色彩等元素以營造表現的氛圍，在技法上中西融合，具有極強的表現力及感染力。國外專業藝術機構評點其作品具有「心靈療傷」作用，能拉近觀眾與作品的距離，引發心靈共鳴及精神溝通。

「大海的潮水退去時，水與沙摩擦的聲音，就是潮騷。」蔡振源把自己的作品集起名《潮騷》，然後寫道：「我們似乎只能在大浪退去之後，才敢說上幾句真心的話。」于湧與蔡振源相識於昆明的一次展覽，看見雲南撫摸鄉愁的「心電感應」以及對藝術的苦苦追求，使他們一見如故，隨性之中又合辦了「印象·真情」——兩個台灣藝術家眼中的雲南作品展。

蔡振源每天都以詩的方式發微信，抒情到爆。對雲南，他是個新來者，要表達「雲南印象」，行家里手認可嗎？蔡振源很自信自滿：「我就是要破，破以往的印象。我不要那些老得要死的山山水水，那與照相機無異。我的作品我的雲南是獨特的，有我的情懷在裡邊。雲南已經被許多人畫爛了，沒有寄予、沒有情緒，生產的只是一堆摧毀自尊、摧毀美感的東西。雲南最美的是情感，沒有情感的作品猶如華麗的裝飾品，與藝術無關，讓畫說話，才能看見雲南。」

作品研討會上，雲南省美協副主席、雲南藝術學院美術學院副院長陳流說，兩位台灣藝術家的創作從尋常中發現了藝術生命，呈現了一個不一樣的雲南。著名畫家陳曉光說，時下大量的藝術家是拿別人的眼睛來看我們自己的東西，而兩位台灣藝術家是回歸藝術真正的本真。

撿自玉龍雪山周邊的木頭、從金沙江河谷串翻出的石頭、遺棄在建水碗窯村窯口的殘件，連同20幅水彩畫，在雲南綠雪齋藝術館，共同構建了「印象·真情」——兩個台灣藝術家眼中的雲南作品展的藝術空間。雲南省作協名譽主席黃堯從上午十點一直觀展到下午五點，與兩位台灣藝術家于湧、蔡振源不停探討藝術與審美。71歲的天緣藝術館館長、雲南民族民間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協會會長劉偉說，于湧的創作把木頭給喚醒了，而蔡振源的水彩作品有情有魂，他們用情用命表達了對雲南執着的熱愛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



■台灣藝術家蔡振源

攝影：記者和向紅



■台灣藝術家于湧

攝影：記者和向紅

對話蔡振源：炫耀的是情懷

■藝術簡歷

「我只是一個台灣來的愛畫畫、愛寫心情文字的簡單男人而已。好的作品會感動你，打動你的絕不是那些漂亮的頭銜，你也不會為燙金的頭銜買單吧。」

■藝術市場

「收藏我作品的人不是比誰的價格高，而是比哪個的錢少。錢少，與我的情分就高。免費的，最鐵。畫在喜歡的人手上，在懂的人手上，作者與藏家完成了一個生命的構建過程，值得擁有、值得珍惜。」

■藝術心路

「我幾次辦展，有人在作品面前淚流滿面，甚至嚎啕大哭，為啥？感動、心動、心痛！藝術作品呈現了自然的光芒和溫度，觸動到了人們內心最柔軟的地方，引發了共鳴，情緒被釋放，美的力量被瞬間爆發。我不要全世界拍手，我只想一雙懂的眼睛。不能感動身邊人，如何撼動世界？沒有愛就沒有創作、就沒有美。」

「當越來越多的商業模式滿天操縱之時，藝術的靈魂就出不了竅，被綁得嚴嚴實實。只要有一種技巧就能找到上百種技巧，藝術家值得炫耀的不是技巧技法，技巧不是關鍵，關鍵是情感，炫耀的是情懷，畫掛在牆上釋放的是綿綿不絕的情緒，十年二十年仍然有溫度。」



■于湧作品《無弦琴》

對話于湧：只是「藝術+」

■藝術簡歷

「我不是『藝術家』，自己只是個『藝術+』，永遠在學習的路上，不停地將傳統中國藝術元素整合融匯。」

■藝術感悟

「木頭和石頭，不僅是創作材料、靈感源泉，也是我思想軌跡的記錄者和見證者，是傾聽者，是守望者。藝術的價值在於是否能打動人心。」

我只是純粹地做我自己的東西，隨性而作，用真心去做一件東西。經過高溫鍛燒出來的陶器沒什麼殘品、優品之分，所以我就重新用我的角度詮釋了一些東西，做了一些東西。我想這應該是取材生活、道法自然吧。」



■于湧作品《吉慶有餘》



■于湧作品《天雨流芳》



■于湧將殘陶注入了新的生命，圖為作品《窺》。

新安畫派作品展 呈現水墨徽韻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）在中國繪畫史上，新安畫派以清淡簡練的筆墨、明快秀麗的構畫和清高悲壯的氣質，在當今畫壇中獨樹一幟。主題為「水墨徽韻」的新安畫派畫展正在河南鄭州博物館舉行，共展出新安畫派山水畫作品近60件共90幅畫面，讓觀眾徜徉於藝術的海洋，亦感受新安畫派畫家們的筆墨情操和獨特的藝術語言。

中國古代山水畫藝術，植根於中華民族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沃土中，具有自身獨特的審美意趣。以筆墨為媒介，以山水為表達，既是造化的寫照、畫家心聲的抒發，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新安畫派是明末清初徽州地區一個重要畫家流派，他們師法宋元繪畫傳統，融合諸家畫法，以文人筆墨刻畫家鄉山水，並兼容己法、以己法化傳統，創造出畫家獨特風格。畫作格調高古，筆墨清新潤朗，多見明山淨水、江南春色。意境深邃，令人嚮往。新安畫家兼具詩文修養，往往於畫中題詩書法，融詩書畫為一體。

新安畫派自明末而清初，自萌芽而餘韻，畫作多表達遺民身份的故國情懷，也有表達文人書齋生活的悠然自適。

明代中葉以來，伴隨着手工業和商業經濟的繁榮興盛，徽州地區文化，尤其是繪畫事業也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。至明末，以程嘉燧、李永昌等為首的一批文人畫家，上溯宋元繪

畫傳統，取法古代繪畫大師，崇尚簡淡自然的繪畫風格，創作融於一體的山水畫藝術，抒發強烈的個人情感。他們多以新安地區為活動中心，書畫交遊、師徒授受，形成一個全新的藝術群體，為後來新安畫派的出現與發展壯大奠定堅實基礎。明清易代，徽州地區的畫家紛紛選擇以筆墨狀寫故國山河的創作之路。以漸江、查士標、孫逸、江之瑞、戴本孝、鄭畋、程邃等移民畫家為骨幹，逐漸形成了蔚為壯觀的龐大畫家群——新安畫派。他們善用筆墨，以家鄉山水為造化，以線條為表現媒介，以荒淡孤寂為性情表達，從而創作出一幅幅驚世巨構。隨着清王朝統治的逐漸穩定、社會生產的回復與發展，新安畫派的創作思想也逐漸向新的筆墨領域轉向和拓展。第二、三代新安畫家，如謝紹烈、方士庶、江士相，開始走出困惑低迷的創作困境，積極借鑒和吸收不同畫派技法，一改冷寂孤傲的畫面風格，創造出豐富生動的山水畫作。他們筆下的自然山川為之煥然一新，為畫派的生存發展注入新的活力。

是次畫展由河南博物院、安徽博物院和鄭州博物館聯合主辦，展出60件作品，其中包括程嘉燧、李永昌、漸江、查士標、戴本孝等大師作品，既代表新安畫派最重要的繪畫特色，也是中國繪畫史上重要的組成部分。展覽將持續至12月26日。



■雪莊《木蓮花圖》，清代 馮雷 攝



■江士相《富春歸樸圖》手卷（局部），清代 馮雷 攝



■新安畫派畫展正在鄭州博物館舉行。 馮雷 攝

宋彥軍工筆畫展 筆墨中思辨人生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戚紅麗 鄭州報道）日前，「中原文化之星——宋彥軍畫展」在河南省美術館隆重開幕。本次展覽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畫院、河南省委宣傳部、河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、河南省文化廳、河南省商務廳共同主辦，河南省博覽事務局、河南省美術家協會、河南省書畫院聯合承辦。

宋彥軍1976年6月生於河南省駐馬店市。是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畫院畫家，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，文化部青聯美術工作委員會委員，中國工筆畫協會理事。2006年作品《都市麗影》參加第六屆中國工筆畫大展並獲金獎，之後參加的很多國家級展覽也屢次獲得最高獎，是內地70後畫壇的傑出代表。文化部原副部長、中國藝術研究院原院長王文章介紹，宋彥軍是目前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畫院為數不多的「70後」，這個年齡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創作研究員中更是鳳毛麟角。「無論是都市題材還是少數民族題材，都以『志於道、據於德、依於仁、游於藝』的孔子藝術理念觀照現實社會生活，反映當代民族意識。」

宋彥軍的工筆畫多鍾情於都市女性和少數民族女性。《都市麗影》、《早班車》



■宋彥軍向觀眾介紹作品。

戚紅麗 攝



■宋彥軍作品 戚紅麗 攝

等表現當代都市女性的工筆畫，直面生活、唱響時代、頌揚生命、表現和諧，原生態地彰顯了人物的純淨自然，開朗坦蕩，格調健康；《溢》、《遠山》、《朝暮》、《花期》等作品則定格了少數民族女性的「純天然、渾樸未開」的詩意瞬間，淨化心靈、超拔精神、洞達世事、思辨人生，映照她們純美服飾下美麗心靈和生活體驗。宋彥軍認為，在工筆畫中，無論是人物畫，還是花鳥畫，都是力求於形似。但僅僅畫得像而沒有感染力也不叫藝術，作品之內瀟灑的「詩情」、氤氳的「畫意」，恰恰是吸引觀者駐足的磁力，給觀者帶來快感的催情劑。